

和军校 著。

BEGAN I

to happiness

长篇小说

开始幸福

和军校 著。

BEGAN I

to happiness

长篇小说

开始幸福

西安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 I P）数据

开始幸福 / 和军校著. —西安 : 西安出版社,
2017. 7

ISBN 978-7-5541-2288-4

I. ①开… II. ①和…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187493号

开始幸福 KAISHI XINGFU

著 者： 和军校

出版发行： 西安出版社

社 址： 西安市长安北路56号

电 话： (029) 85253740

邮政编码： 710061

印 刷： 陕西天丰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25

字 数： 430千

版 次： 2017年7月第 1 版

2017年7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41-2288-4

定 价： 53.00元

△ 本书如有缺页、误装，请寄回另换。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开始幸福

和军校 著



CONTENTS

目录



第一章 / 001



第二章 / 019



第三章 / 040



第四章 / 055



第五章 / 069





第六章 / 086



第七章 / 102



第八章 / 117



第九章 / 132



第十章 / 147



第十一章 / 160

第十二章 / 179

第十三章 / 201

第十四章 / 233

第十五章 / 252

第十六章 / 271

第十七章 / 293

第十八章 / 312

第十九章 / 333

第二十章 / 359

第二十一章 / 384

第一章

刚落了一场锄头雨，麦苗儿起身了，满眼净是碧油油的绿，湿漉漉的空气扑打着她的脸颊。她闭着眼睛猛吸一口，她尝到了清新，尝到了甘甜，尝到了富裕，尝到了幸福，多么好的土地啊！从今往后，她就是这片土地上的主人了，田馅儿激动得热泪盈眶，浑身打颤。

十九岁的田馅儿坐在泔河岸边暗自琢磨着死的法儿。

正是四月天，天空又高又蓝，太阳又圆又大。泔河两岸已经拱出毛茸茸的绿。河水澄碧见底，一路叮咚，鸟儿在水面飞翔，鱼儿在水里游弋。

十九岁的田馅儿就要嫁人了，可田馅儿不愿意嫁给那个人，无计可施的田馅儿就想到了死。田馅儿想过许多种死法：跳沟、上吊、喝老鼠药、喝敌敌畏、喝“1059”。但每一回，田馅儿都能找到不死的理由。出门的日子一天天临近，田馅儿死的愿望也越来越强烈，可是，怎么死呢？泔河的水太浅，淹不死啊！泔河的石头太小，碰不死啊！田馅儿犯作难了。田馅儿转念想，或许老天爷不让她死，既然老天爷不让她死，那就对付着活吧。

田馅儿开始洗头发了。她洗得很认真，用清水抿湿，洋碱洗一遍，洗衣粉洗一遍，最后再用清水淘净，擦干了，就坐在河边的石头上，慢慢地梳起来。田馅儿的头发又密又长，撩起来是一团黑云，垂下来是一幕黑帐。眼前的泔河是一道分水岭，往北，是山区，住窑洞，喝窖水，靠天吃饭，时常是吃了上顿愁下顿；往南，是毡一样的水浇地，住砖瓦房，喝井水，男人精干，女人漂亮。泔河南的人管泔河北的人叫北山狼。之所以叫北山狼，实在是因为泔河北的人长得不咋样。男人都是腿短身子长，女人都是“红二团”。田馅儿也是“红二团”。田馅儿赢人的地方是她的一头黑发。所以，田馅儿格外珍爱她的一头黑发。山上的窖水硬，洗出来的头发仿佛晒干的毛草，没有弹性，没有光泽。可是，从山背后跑到泔河边，要翻三架山，得跑多半天，

谁能见天日跑到泔河边洗头呢？只有到了出嫁的前几天，才会跑到泔河边扎扎实实地洗一回头。田馅儿四月二十六就要嫁人了，今日是四月初十。

田馅儿梳完头发，用一条花手帕束在脑后，双手抱着膝盖，安静地坐着，听河水喧哗，看鱼儿欢游。后来，田馅儿将目光投向了泔河南。几十年了，泔河北的男人娶不到泔河南的姑娘，泔河北的姑娘却有嫁到泔河南的。泔河南的人说：咱泔河南的三等娃也要娶泔河北的头等姑娘。事实如此。泔河北的姑娘都想嫁到泔河南去，就算是嫁给泔河南的三等娃，也心甘情愿。然而，并不是所有泔河北姑娘都有这一福份。田馅儿知道自己没有这个福份，她既是“红二团”，身段也不苗条，上下一般齐。唉！田馅儿幽幽地想，对一个山里姑娘来说，长相决定命运。田馅儿心有不甘，却也只有认命。田馅儿要嫁的那个人名叫石柱子。

当薛媒人来田馅儿家里提亲时，田馅儿的父亲田疙瘩说：彩礼三千八。田疙瘩脑袋瓜子像个核桃疙瘩，眼睛瞪得像核桃疙瘩，说话也是不拖泥不带水地一疙瘩一疙瘩地往外滚，就挣了一个外号叫田疙瘩。薛媒人不打拌儿地应承：成。听了薛媒人的话，田疙瘩皱得像一把干枯的南瓜蔓的老脸瞬间绽成了一朵灿烂的南瓜花。薛媒人说：几时娶人？田疙瘩说：先天交钱，二天你就驮人。薛媒人又喊了一声“成”，眯着眼睛，掐着指头算了一阵子，说：那就四月二十六。田疙瘩一拍巴掌说：成！田馅儿的哥哥田汤儿小时候上树掏麻雀蛋跌断了一条腿，从此就变成了路不平，年龄一天天大了，却说不下媳妇。有个比田汤儿大三岁的老姑娘，张口就要三千八。田馅儿家里光景一直不美气，穷得连亲戚都没有了，上哪儿去弄三千八呢？全家人把给田汤儿娶媳妇的希望寄托在田馅儿的身上，给田馅儿订亲的条件只有一个：彩礼三千八。为田馅儿提亲的人倒是不少，可人家一听三千八的彩礼，都抽着凉气抽身子走人了。田疙瘩没有想到，天底下还真有愿意掏三千八娶田馅儿的主儿。“天不绝我啊！”父亲在心里感慨。有了三千八，儿子的媳妇就有了着落，传宗接代的事就有了着落，他能不高兴吗？

田汤儿乐得合不拢嘴。只要妹妹田馅儿的彩礼钱逮到手，他就可以把那个大三岁的老姑娘娶进家门了，从此他就有暖被窝的人了，他能不高兴吗？

母亲乐得撩起前襟直抹眼泪。儿大了，女大了，该娶的娶不进来，该嫁的嫁不出去，全村人都在看她一家人的笑话，啥怪话都有。现在好了，该娶的娶，该嫁的嫁，她可以长长地松一口气，美美地睡个安稳觉了。

田馅儿心里纳闷：眼下，彩礼的行情是两千块，可这家人为啥能不打拌儿地掏三千八的彩礼呢？要么，这个家庭特别有钱，拿钱当纸？可是，拿钱当纸的人家怎么会看上她田馅儿呢？要么，这家娃有麻达。在薛媒人和父母亲商量田馅儿婚事的细节时，田馅儿悄悄地溜出家门，独自去了上庄村。田馅儿听薛媒人说过，石柱子家住上庄村。出门前，田馅儿神不知鬼不觉地拿了一套母亲的衣服，又抓了一把锅底灰。走到上庄村的村口儿，田馅儿躲在一棵榆树后，换上了母亲的大襟袄和直筒裤，把手里的锅底灰和路面上的细土搅和在一起，在脸上胡乱地抹一抹，又抓一把麦秸草锅底灰、细土揉和在一起，不管不顾地撒进自己的头发里，再把头发松松垮垮地绾一个髻，给鞋面上糊了泥巴，用两截布条扎了裤脚，佝偻着背，两条腿拧成内八字，瞬间变成一个老太婆，步履蹒跚地向上庄村走去。三言两语，田馅儿就打听到了石柱子的家。石柱子家里穷，田馅儿想到了；石柱子家这么穷，田馅儿没有想到。这个院落里只有两眼窑洞，一个窑洞住人，另一个窑洞拴着一头猪，窑面被熏成了苍老的黑色。院子里有一株枣树，枣树下铺着一条破了两个大洞的床单，床单边坐着一个瘦成了一把柴的老太太，老太太一头银发，满脸都是下坠的肉皮。

讨饭的人低一辈儿，所以，田馅儿张嘴叫：“大娘，我饿。”

老太太打量了一眼田馅儿，又把头仰起来，盯着眼前的枣树梢儿。枣树叶子落尽了，新叶还没有拱出芽儿，光秃秃地精瘦着。老太太说：“你看，树梢上有一颗枣，我想等它落下来，可它总是落不下来。冬天的西北风那么大，硬是没有把它吹下来；雪下得那么大，还是没有把它压下来。我想把它摇下来，可咋摇，它都不下来；我想上树把它摘下来，又够不着。我想，枣树该拱新芽儿了，新芽一定会把它顶下来。我就一直在树底下等着它。你要是能把那颗枣儿弄下来，你就吃了，充个饥，也好赶路。”

田馅儿仰了头看，树梢上果真有一颗干枣儿。她明白了，媒人从这个家里将要

拿走的三千八，一半是这个家的人从牙缝里挤出来的，另一半是借来的。她一旦嫁进这个家门，后半辈子就只有还账一件事了。

田馅儿很想见一见这个家里的儿子，她问：“大娘，你家儿子呢？”

老太太说：“逛去咧。”

老太太话音乍落，随着一阵扑沓扑沓的脚步声，一个五大三粗的小伙子进了家门，田馅儿打眼一看，吓得不由自主地捂上了嘴巴。

小伙子说：“娘，你又在等那颗枣儿了？”

老太太说：“不等，风刮跑了咋办？”

听着小伙子说话，像一只蚊子在嗡嗡飞，田馅儿瞅不见他的眼光闪，瞅不见他的眼皮跳，瞅不见他的眉毛飞，瞅不见他的嘴唇翻，一张脸活脱脱就是一张不冒了点儿热气的死面饼子。田馅儿使劲揉着自己的眼睛，还是瞅不见他的五官。怪不得他要掏大价钱娶媳妇呢！要是跟这个人结了婚，每天晚上钻一个被窝，不做噩梦才是怪事呢。

田馅儿说：“大娘，我走呀。”

老太太说：“你等着呀，你要是跟这个枣儿有缘，说不定这个枣儿就落下来了，枣儿落下来了，你吃了，身上就有劲了，赶路也就有力气了。”

田馅儿说：“大娘，我不等了。”

田馅儿话音刚落，“啪”的一声，那颗枣儿落下来了，不偏不倚，恰好落在老太太的手边上。老太太捧了枣儿，愕然地张大了嘴巴，嗫嚅道：“你还真跟这颗枣儿有缘……”

田馅儿看破了老太太的心思，她又舍不得将这颗枣儿给田馅儿了，可她的话又撂出去了。田馅儿说：“大娘，你留着这颗枣儿跟儿子熬稀饭喝吧，我走了。”

田馅儿一步一拐地走出了石柱子的家门。

田馅儿明白，她犟不过父母亲，也犟不过哥哥。田馅儿惧怕父亲的拳头，从小到大，父亲有了不顺心的事，就朝她抡拳头。父亲的拳头像铁锤，抡哪儿是哪儿，抡哪儿哪儿就是一个青坨坨。田馅儿惧怕母亲的拧。母亲有了不顺心的事，就在她的身上

拧。母亲的拧像铁钳子，拧哪儿是哪儿，拧哪儿哪儿就是一个青坨坨。田馅儿也惧怕哥哥田汤儿的手掌。田汤儿的手掌像铁砂掌，扇哪儿是哪儿，扇哪儿哪儿就是一个青坨坨。可是，田馅儿实在不愿意嫁给死面饼子。死面饼子家门前是一条望不见底儿的深沟，风在沟里搅出疹人的吼声。田馅儿想一头扎下去，死了就一了百了了。田馅儿朝沟边走了几步，她收住了自己的脚。她想，她倘若一头扎下去，父亲就疯了，母亲就疯了，哥哥田汤儿也就疯了，她的那个家就毁了。田馅儿心软了，拧了身子，有一步没一步地朝家里走。走到上庄村村口那棵老榆树下，田馅儿四处瞅了瞅，没有瞅见人的影儿，扯开嗓门儿哭上了。田馅儿美美地哭了一气儿，拭干泪痕，卸了伪装。捧着扎裤脚的布条儿，田馅儿又一次想到了死，她想把布条儿挂在树上，再把自己的头套进去，烦恼和痛苦就烟消云散了。田馅儿踮起脚尖，把布条儿挂在树杈上，刚要把头伸进那个圈儿，她又迟疑了。她走了，可怜的父亲整日里除过用旱烟袋敲自己的脑门儿，还能干啥呢？她走了，可怜的母亲整日除过以泪洗面，还能干啥呢？她走了，可怜的哥整日里除过用廉价的劣质酒把自己灌醉，还能干啥呢？田馅儿又心软了，她有一步没一步地往回走。一边走，一边安慰自己：人活着，心里要搁着自己，还要搁着别人。走了一截儿路，田馅儿又安慰自己：天底下哪有样样顺心的事呢？把不顺心的日子过得顺心，把没指望的日子过得有指望，这就是过日子。

嫁给死面饼子，意味着田馅儿结束了一个贫穷的家庭生活，即将开始另一个更加贫穷的家庭生活，往后的日子有啥盼头呢？没盼头的日子有啥过头呢？唉，这就是她田馅儿的命啊！田馅儿越想越伤心，不由自主地哭将起来，鼻涕眼泪淌得稀里哗啦。田馅儿哭得很专注，她没有留意到一个五十岁光景的女人正朝河边走来。这是一个泔河南的女人，她刚从赵镇赶集回来，她要回家去。泔河上用三根槐树架起了一座桥，泔河南的人去赵镇赶集，都是从这座桥上走过来，逛完了，再从这座桥上走回去。这个女人也坐在了河边的石头上，她走累了，她要坐下歇一会儿。听见哭声，她把目光投到了田馅儿身上。

她说：“姑娘，哭啥哩，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

田馅儿抹干了眼泪，站起身，拍了拍屁股上的土，她打算回家了。她真的该回去了，她出门的时间长了，她不想跟陌生人搭讪。

女人说：“你过来，咱两个谝闲传来。”

田馅儿把目光挪到了这个说话的女人身上，她是一个大块头，大奶子，大屁股，大脸盘，厚嘴唇，稀疏的头发在脑后随随便便地绾一个髻。尽管从这个女人的言里语里没有读出恶意，但田馅儿的眼神里还是流露出了警惕，她说：“我不认得你。”

女人说：“一回生，二回熟，不谝咋能认得呢？来，坐过来。”

田馅儿挪到女人跟前，坐下了。

“我姓刘。”女人说着，朝汴河南丢个眼色，继续道，“烟霞村的，村里人都管我叫豆子嘴，你可不能叫我豆子嘴，我跟你妈一般岁数呢，你就叫我姨吧。”

豆子嘴是一个媒人，爱说媒，爱逛集。她的嘴巴总是不甘寂寞，谝起来就像炒豆子一样，速度快，响声大，两桶水浇不灭，所以就挣了一个豆子嘴的绰号。

田馅儿叫：“姨。”

豆子嘴说：“啥事不得成，叫你哭得这么伤心？听姨给你讲。你朝山上看，看见啥了？啥也看不见对不对？就是光秃秃的一座山，一条路都没有，可是，你走到山跟前，再打眼看，到山上的哪个旮旯都有路。这叫啥？这叫车到山前必有路。你再看，山上的路弯不弯？陡不陡？对了，弯，陡。可走到咱眼下的桥头跟前，咋了？直了！平了！这叫啥？这叫船到桥头自然直。”

听豆子嘴这么一讲，田馅儿的心里一下子松活了。光景不好，咱慢慢过嘛，过着过着就过好了嘛。难道天上还会掉下一个好日子来？死面饼子看着不顺眼，慢慢看嘛，看着看着就顺眼了嘛。田馅儿自个儿笑了，在脸上抹一把，又叫了一声“姨”，她有点喜欢这个姨了。她很想报答一下这个姨，上下打量了一遍豆子嘴说：“姨，看你的鞋都拿土糊了，我给你拍拍土。”

豆子嘴走了大半天，鞋的确脏得不像样子了。

田馅儿不由分说，替豆子嘴脱了鞋，噔噔噔跑到远处，鞋口对鞋口，使劲地拍起来，随着她一拍一拍的，一股一股的尘土在她的眼前飞扬起来。

田馅儿走到豆子嘴跟前，正要给豆子嘴穿鞋，发现她的脚到处都是黑垢痂，她说：“姨，你拧个身，我给你洗洗脚。”

豆子嘴愣住了。豆子嘴没有洗脚的习惯，儿女们不给她洗，自个儿懒得洗。

田馅儿脱了鞋，挽起裤脚，站在河水中，捧着豆子嘴的脚揉搓起来。

豆子嘴心里翻腾起来：真是一个好姑娘，谁家要是娶了她，就算是把好日子娶到家了。

“你叫啥？”田馅儿给豆子嘴洗完脚，两个人脸对脸地坐了，豆子嘴问。

“田馅儿。”

“好名字。”

豆子嘴在田馅儿的身上扫了一眼，就知道她是一个“北山狼”，但她还是朝北边的山上扬了扬下巴：“山上的？”

田馅儿点头。

“哪个村的？”

“十八窑。”

“多大了？”

“十九。”

豆子嘴眼皮眨一眨，算清楚了：“属虎的？”

田馅儿点头。

“说下婆家没？”

豆子嘴一问，死面饼子挡也挡不住地跳进了田馅儿的脑海。“死面饼子”蹦到了她的嘴边儿，又被她咽了回去，她不想把死面饼子抬到一个陌生人面前，那是一件没面子的事情。

田馅儿羞涩地说：“还没呢。”

听了田馅儿的话，豆子嘴立时想起了一个人，心里涌起了一团喜悦，眼睛随之熠熠放光了。豆子嘴是有经验的，她没有立时把那个人搬出来，她要把田馅儿的底儿摸清楚。豆子嘴说媒的大名传得十里八里，但她从不乱拉鸳鸯。她注重自己的名声，